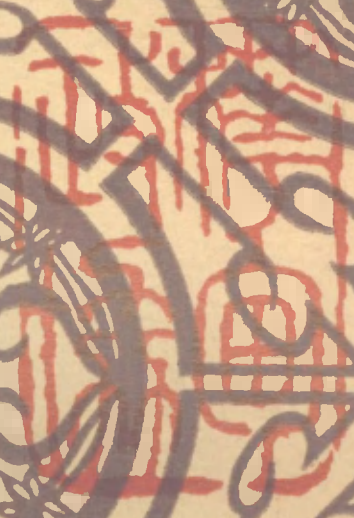


科
田
文
史
資
料

第
二
輯



D6424

桦甸文史资料

第 三 辑

政协桦甸县文史资料办公室编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出 版 说 明

根据 关心本刊同 志的提议，《桦甸文史资料》从第三辑起，将采用综合性与专题性相交替的形式出版，以期从多方面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增强它的可读性。

我们尤其希望曾在桦甸大地留下过奋斗足迹的老领导、老同志，能够为我们提供史料。不论鸿篇巨制，还是东鳞西爪，一律在欢迎之列。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发展中，既有利于促进家乡经济的振兴，又为启迪思想、惠及子孙而是绵薄之力。

编者

目 录

忆昔之窗

“大炮响”的经历……………郭云龙(1)

地方史略

土匪攻打桦甸县城见闻……………于 平(28)

苦难岁月

三大地方病今昔谈……………苏殿文(32)

献纳……………王岱兴(42)

我修“京宾”线铁路的生活……………赵文龙(45)

抗暴风云

农民夺枪暴动始末……………李 柏 赫长山(52)

复兴镇教职员反饥饿罢教斗争……………尚雁题 李永贵(61)

文教春秋

省立桦甸中学印象记……………徐明举(71)

在逃亡的中学里……………于 泉(83)

桦甸之最

桦甸第一个大学生……………尚雁题(97)

桦甸最早的行政区划……………李其泰(99)

山城揽胜

桦甸境内的松花湖……………李其泰(103)

“大炮响”的经历

郭云龙

“5.28”撤退前的敌我态势

桦甸地处长白山麓，西为山区，东为林区，北靠吉林，西临吉沈铁路，南通南满，东达延边，是一军事要地。桦甸又是东满军区后勤部所在地，整个军区的仓库军火弹药都在桦甸。因而，桦甸又是一支援战争的重要军事基地。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军区根据毛主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1946年5月19日令我军撤出历经月余的包围反包围的四平保卫战，大踏步后撤。

5月22日，蒋军乘势攻占长春。

5月27日，新六军快速部队占领磐石。随即挥军东下，企图一举攻占我军事要地桦甸。

守卫桦甸的我军四支队（县保安团）杨尚

坤，在四平保卫战主力部队东撤的当时，接到上级电示，令我四支队配合接应部队掩护东满军区后勤部转移，要求当地党政机关就地坚持工作，不要向后方撤退。杨尚坤立即召集后勤部长邓洪、县委书记汪小川、县长吕云奇开会，就后勤部、野战医院转移，搬运武器弹药，地方党政机关就地坚持工作等问题作了研究和部署。

5月21日，县政府召开各区长会议，发放武器。三区领得15支步枪。一区到后勤部领步枪、机枪和弹药，发给区中队和民运队。

5月22日，一区区委书记陈模动员大批民工、大小车辆疏散军火抢运弹药。一部运往松花江东大船口、红石砬子，一部疏散到县城附近的集厂子、永吉村一带。

5月24日，县政府发出紧急通知，派人送往各区，要求红石、金沙、桦树沿线几个区准备给养，供应后撤部队。要求红石、桦树备好船只，保证部队昼夜渡江。

5月25日，杨尚坤率四支队，沿呼兰公路两

侧的山头高地修筑野战工事，在柳树河子设防，纵深配备。布上炮兵连和轻重机枪，摆开野战的态势。三天阻击，打伤敌军70余人，打死41人。我方伤7人，亡3人。推迟了敌军迅速攻占桦甸的企图，争取了时间。

对战略转移的决策

5月26日晚，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县委书记汪小川、县长吕云奇、县委副书记韩光展、副县长王依群、宣传部副部长冯英奎、公安局长武建义，县保安团长杨尚坤、三营营长梁明洲、一区区委书记陈模参加了会议。会上，汪小川宣读了周恒代表东北局传达的关于吉林撤退的决定。会议就桦甸撤退问题作了安排和部署。会议决定，如蒋军进犯桦甸：

（1）撤出县城，坚守江东。汪小川、韩光展、吕云奇负责县机关和六、七、八区转移。王依群、陈模负责一、二区转移，转移到江东坚持斗争。

（2）动员民工，抢运县城仓库武器弹

药。

(3) 由冯英奎带人速到 江东，开辟工作，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4) 由武建义负责组织 公安局在押犯人转移到江东。

(5) 留守人员就地坚持工作。

会后，公安局长武建义立即召开全局干部、公安战士会议，动员撤退。宣布所有干部战士待命撤退。通知一区公安分局到县局集中，派人处理要犯。指令司法股长刘青山、公安队指导员金洪吉押解63名罪犯连夜撤走。撤到桦树林子后，关押在义泰昌烧锅，移交给县保安团二营五连连长宋茂燮，带一个排看押和执行处决任务。

5月26日，县干部 训练队三期学员，一部分提前分配。队长石建芬开介绍信。葵文（葵祥文）、汪若（王登贤）、俞耀（于海青）分到四区。李东甲、张伯贤、王友群分到五区。王仲文、孙喜凤、王金玉、吴国风等分到县政府。杨克山、陈福祥分到公安局。张秀华分到一区。还有一部分

分到三区，共三十余人。

5月27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英奎奉命东下。带领王仲文、王惠芬、李东甲、王友群、张伯贤、潘德、张文斌、纪明、警卫员刘纯先直奔横道子，同时带走的还有四区的葵文、俞耀、汪若。冯英奎到横道子亲自处理防止区中队叛变和校长付广云策叛、阴谋暴动问题，撤消了区中队副队长李子乾及职务，重建区中队，使横道子成为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5月26日，肖明、石建芬同县妇联王冰淑、周静箴、公安局总务股长周秀清，带领菲菲、路路、保姆李秀云（常军）、郭之敬、红军小鬼郑安宝、孤儿李小福乘坐马车，装上物资东撤，经桦树林子、蛟河到达汪清县。

5月27日，一区区委书记陈模安排人员，将一区的物资搬到船上，运往桦树林子，派区工会秘书徐兴带两名区中队战士负责押运，王明学的妻子随船后撤。又派区农会副主任李焕臣从旱路启程，赴桦树林子接应。

5月28日，县长吕云奇通知县清算委员会主任郑时一，将清算委员会的现金送到县政府。郑时一派会计赵光世到银行将现金全部提出交给吕县长。县委副书记韩光展通知赵光世带两名公安战士、三台大车，将现金、布匹等贵重物资押送到桦树林子。赵光世29日晨启程，经金沙到达桦树林子。

这个期间，留守在县的领导：县长吕云奇、副县长王依群、副书记韩光展。

其他留守人员：县政府财粮科长邱子玉，袁琳、王捷三、关志纯。回县待命的五区区长张恒卿、警卫员邢永贵、班长顾青山。

县委机关：警卫员丁维殿、宣传干事郭云龙、曲云涛。县青联主任卢明俊、副主任朱宝善。总务徐凤歧、会计李桂馨、于梦芸、通讯员王福。县工会主任李景钦、寇贵。县清算委员会主任郑时一。

干训队队副刘玉宗、事务长王精一、学员郑德让、柳森、许桂华、赵长庆等40余人，组成宣

传队待命。

朱宝善被抽到宣传部同曲云涛写大标语，郭云龙张贴。

城市的失守，我军大踏步后撤，敌军尾随跟进，女同志的转移，家属的后撤，县领导一部分先走，动摇了守家在地的新干部，他们在思索、在议论：是走还是不走？当问及曲云涛时，老曲很不高兴地说，我不走好象我怎么地是的。十五岁的小青年朱宝善很坦率，领导叫我走我就走。后来朱宝善说，那时突然爆炸，院里院外那也找不到领导，也不知往哪走。临撤前，郭云龙把东西送到外祖母家，并告诉外祖母和其他好友打游击去。当同窗好友张钿问到郭云龙时，郭云龙说，干啥就干一样，学啥就学到底，不能学了这样没学成又去学那样，什么都学什么也学不成。打游击，走不远，还能回来，退到苏联去，还能到外国看看、游游洋。

人民群众不知军事形势的变化，不知我军要撤到哪里去，只是看到步兵、炮兵、骑兵在县城

里过了五天五夜，蒋军气势汹汹，我军还能打回来吗？人民迷惑不解，不知如何是好。县区干部，有的人辞职回家了，有的离职不辞而别了。疑虑产生了，失望情绪增长了，民心慌慌，谣言四起，每一个在当地参加革命的新干部都有一个选择去向的问题，是跟我军走，还是投奔国民党？局势的急剧变化，不容人们再迟疑，久久思考了。每个人都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面临着当机立断的严峻考验。

董桂馨、马海林、刘敬君、郭连春等人辞职回家了。

曲云涛，县委宣传队负责人，23日不辞而别，离职后到沈阳去了。

高振彬，五区民运队，因公回县未归，离职了。

赵长庆，三期学员，离职后当了警察局的行政科长。

刘汉臣，一期学员，离职后当了桦甸县法院检查处主任书记官。

“大炮响”事件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这天是夏历四月二十八。

世昌源烧锅是军区后勤部的军火库，位于十字街路口，商业中心。

上午，后勤部长邓洪带人沿大街步行，出城东撤。

大约十一点，有两名穿军装的人，携带爆破引信进入军火库，点着引信后，急速退出，并告诉周围的群众：快撤，一会儿要爆炸。同时引爆的有大兴当（后勤部所在地）和北大营军械所，三处同时引爆。

财粮科长邱子玉听到枪声，立即拿起“三八”枪，骑上自行车，向北门骑去。当邱子玉探知北大营是弹药库起火，世昌源烧锅下屋仓库往外冒浓烟，急速返回县政府，向吕县长作了报告。吕县长说“快！快吃饭！吃完饭撤退。”

正在吃饭，突然一声巨响，数百米高的浓烟冲天而起。炮弹、手榴弹、枪弹的爆炸声交织在

一起，分不出个儿，步枪子弹借爆炸的威力，腾空飞溅，散落在县委机关和女校院内。大十字街以东，北土坑子以南，二道街以北，直到东河沿，约占整个县城四分之一的中东部一片火海。商店、工厂、街道一片瓦砾。草木结构的民房化为灰烬，熊熊的烈火，燃烧了两天一夜。

居民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南河沿、干沟子、官马厂、表忠塔、北台子等地聚了很多躲避大火的群众。

爆炸时，县政府、一区正在吃午饭，县委机关食堂还没吃完饭，正在县政府食堂吃午饭的五区区长张恒卿，被玻璃碎片崩得头破血流。刚回到宣传部办公室的郭云龙，右眼角下和右手背，被飞溅起来的玻璃片击破，流出鲜血。天棚落地，满屋灰尘。

饭后正在外面散步的朱宝善闻炸，立即回到机关。他到处找领导也没有找到。便从西墙空跳出，经女校到表忠塔躲避，与总务徐凤歧相遇。二人和领导失去联系，从此失散了。

县工会主任李景钦，奉县委书记汪小川之命，骑车折回县城，查看火情。当李景钦来到东大街，发现是大兴当、银行着火，便往回返，折向一区政府。这时，突然一声巨响，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扇大板门把李景钦连人带车打翻在地。李景钦稍事苏醒后，修好车子，又去县工会、县委机关已空无一人。李景钦无奈，只好孤身一人，出西门北去，追汪小川去了。

县干训队三期留守的学员，这天好多人没有来。队副刘玉琮上午接到县委副书记韩光展亲自打来的电话，告诉刘玉琮我们不能离开桦甸，你要带学员找好待避的地方，有情况我给你去电话。刘玉琮忠诚地服从命令，坚守岗位，等待通知。突然一声巨响，留守岗位的学员惊慌失散了。刘玉琮和韩光展失去了联系，电话不通，领导找不到，从此也失散了。

机关干部和居民群众，对突如其来的爆炸感到意外，不知是怎么回事。是敌机轰炸？但天空不见飞机；是敌人炮轰？又不见敌军；是特务破

坏？是天灾？后来才知道是军区后勤部长邓洪决定炸掉军火库，放弃桦甸。当时，只想到不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但没有考虑到引爆会波及城市民房。

向江东转移建立根据地

爆炸后，党政领导人迅速转移。县长吕云奇、副县长王依群和邱子玉、袁琳、王捷三、张恒卿、警卫员关志纯、邢永贵、顾青山等正在准备转移。这时，一区区委书记陈模冒着浓烟烈火来到县政府请示。王副县长说，敌人没进城，县委已撤，我们一起撤到二区去。陈模回区，立即集合区政府、民运队、区中队，套上两挂马车，装上物资，带到县政府。

留守在公安局的崔东镇、一区公安分局局长金光宇立即把留守在本局的干部、战士带到县政府。军区后勤部野战医院协理员鞠秀才和单军带上药品、武器来到县政府，要求同县政府一起走。

县政府、公安局、野战医院和因公回县的五区干部，在吕县长、王副县长的统一指挥下，撤往城

南辉发河岸。

两位县长在河北沿开了个会，王依群走南线，吕云奇走北线。王依群带人过河，经小倒木沟，宿营在大倒木沟。

吕云奇在由城南转向城西时，令邱子玉带钱走。邱子玉急速回到县政府，派财粮股长袁琳，找到出纳，打开金库，带上现金，来到西小十字街，与县委副书记韩光展汇合。

县委副书记韩光展在数名武装警卫战士的保护下，已到西小十字街等候转移。

宣传部干事郭云龙、韩光展的警卫员丁维殿，整好马鞍子，带上行李，离开县委机关，走出有武装警卫的县委机关南大门，与韩光展汇合。

韩光展身着绿装，白衬衫，腰系手枪。不久，老干部财粮科长邱子玉手持三八步枪来到西小十字街，向韩光展汇报，已派人取钱去了，要求等一等，人来了再走。韩光展一再动员大家别忙，等一等，人来了一块走。袁琳身背大旅行袋来到汇合处。

我们离开小十字街，出西卡子门，沿公路来到西台子于老相。这时，吕县长早已来到这里，在等我们。县保安团三营营长梁明洲率领部队，从柳树河子前沿阻击防线撤到这里，来保卫掩护县党政领导机关的转移。

来到这汇合撤退的有县委机关，县政府索延玲、公安局李占魁、王××、县工会寇贵、县清算委员会主任郑时一、朝鲜人民协会组织部长金光渊，兴农合作社留守处孙××等五十余人。我们在吕县长、韩政委的带领下，沿城北向桦树林子方向转移。

撤出县城后，领导十分关切在爆炸中失散的机关干部，为他们没能撤出城外很着急。县长吕云奇、县委副书记韩光展联名致函，副县长王依群派人送去，要求尽可能地找到失散的干部，动员他们跟我们一起走，多带走一些人。也允许回家，但不准干坏事。

当晚。王依群派公安局陈福祥带几名公安战士，回公安局找人。他们没有找到，从县政府带回一

袋现金。在黑夜中有两人离队。

一区区委书记陈模回一区找人。区民运队早晨下乡了，孙青林、薛喜和到连家屯追捕逃犯，中午听到爆炸，立即回区。路过集厂子，存放在警察署院内的弹药正在燃烧，河东码头船已炸坏，无法进城。他俩就去找区农会主任宋子文，又去找区民运队李瑞文，都没有找到。天快黑了，孙青林薛喜和二人商定，明天绕路进城找区政府。傍晚，陈模带两名战士来到河东找孙青林。孙青林看到领导很高兴，表示愿意跟领导走。陈模又说服了孙青林的父亲孙丕义。他们吃过晚饭，连夜绕路去河南。途中又遇见失散的区中队王文华。当路过小城子大庙时，又发现一区公安分局离职的刘树才、刘福祥，他俩住在老百姓家。经过动员，他们俩又回到撤退的队伍中来。当晚，住在辉发河南岸张家船房子。

负责指挥北线撤退的县长吕云奇、县委副书记韩光展两位领导人决定把邱子玉留在兰家屯，带袁琳、郭云龙、李占魁、王××等人回县城找

人，财粮科长邱子玉负责。从此，邱子玉担起党组织交给他的寻找失散人员、组织撤退、带现金、运物资、阻击敌人追击的重任。

杨成斌，刻字工人，全家烧得一无所有。领着新婚的妻子、涉水逃到河东，躲避大火。听到东边炮响又返回来，路经兰家屯时，与撤退的郭云龙相遇，话别后杨成斌领着妻子、妹妹、嫂子等七口人，到北台子亲戚家避居去了。

在兰家屯，我们遇见了失散的县政府搞土木建筑的李××，邱子玉动员他走。李吱吱唔唔，不久以撒尿为由离去。

晚上，邱子玉派郭云龙放哨。夜深后，派袁琳回县政府找人。后半夜，邱子玉自己放哨，一夜未睡，一直等到袁琳回来。过半夜，李占魁回来了，他向邱子玉报告，公安局一个人也没有。他家住三道街，房子没烧，人都走了，还没回来，他从家拿出一条红花被。袁琳回来了，报告城里很乱，人很惊慌，有往里来的，也有往外走的，还有拿着斧头抢东西的，县政府一个人也没

看到，公安局也没人。把县政府院里放着一台自行车推来了。

北线撤退：

29日晚，吕县长撤到金沙。30日上午，吕云奇县长召集区中队第三分队开会，动员撤退，指令区中队副刘有吉带三分队，把物资和现金护送到桦树林子。

县委副书记韩光展撤到金沙，对不能运走的四万斤粮食作了安排，委托民隆屯陈英代为看管。县工会主任李景钦，被飞来的大门扇打伤，自行车被砸坏，随后追赶县委书记汪小川，上了大岭，车子已不能再骑了。恰巧，这时军大撤退的汽车开来了，李景钦便坐上大汽车，到达松花江渡口，才追上汪小川。

30日凌晨二点，邱子玉通知袁琳、郭云龙、李占魁、王××等人先走。他自己留下，等到天晓，了解了解敌情再走。这时，我三营营长梁明洲带着部队，守卫在杨家屯一带，掩护我县委、县政府撤退，拂晓出发。梁明洲告诉邱子玉说，敌人

离这很近了，快走吧。邱子玉骑上自行车走了。到西依汗，遇上三个人，他们是磐石县县长朱光烈。到上独木河，追上了先走的袁琳、郭云龙等人。邱子玉把自行车交给了袁琳。我们翻越大岭。到了曲家屯一带。邱子玉向郭云龙等当地参加革命的新干部，讲述了八路军抗日的故事，讲到敌人已占领了磐石，在呼兰打了一仗。为了阻击敌人机械化快速追击，派郭云龙、公安局王××二人，把曲家屯一段木架涵洞烧掉。郭云龙问，我们的部队来到这，桥坏了，过不去怎么办？邱子玉说，我们的部队都撤完了，有也不多了，都是走，可以绕。邱子玉把火柴交给郭云龙。郭、李二人从靠近公路旁山沟里扛来些蒿柴，放在公路的涵洞内点着火就走了，过了金沙河大桥，县保安团三营副营长安海丰在吕大房子西门外，正在向席地而坐的连队讲话。

我们到了金沙区，民运工作队的同志接待了我们。一期学员杜英杰；二期学员李仁等同志告诉我们，汪政委昨天上午走的。吕县长、韩政委昨天

晚上住在这，今天上午走了。又说他们的任务是接待后撤部队，负责收缴看管清算物资。

邱子玉到了金沙，亲自到油坊组织人装车，拉出两马车物资，我们的行李也放在车上运往江东。为了途中安全，邱子玉给公安局王××一支三八式步枪、子弹若干发（内有平头教练弹）。在达营沟岭上，王××教给郭云龙如何瞄准射击。达营沟渡口，江东江西岸坐满了等待过江的部队，长达数里。我们和部队同船过江。船上有部队、地方干部和马车。王明学的妻子，身穿士林布长衫，坐在东岸江坎上，看着东西，似若等人。太阳西下，我们到桦树林子区政府。31日上午，到达县委所在地——东南岔。

南线撤退：

负责指挥南线撤退的王依群副县长，为了不
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毅然决定把同合泰油坊的
粮食，发放给灾民和贫苦的群众。30日晨开了一个大会，派一区区委书记陈模、区长韩广禄带孙青林、刘德才和区中队回城开仓放粮；派张恒卿

持王依群亲笔信，到二区找区长曹寿山速来大倒木沟，因曹寿山已撤离公吉村，张恒卿派群众将信送到曹寿山手中；又派区民运队王明学组织人破坏公路桥；派公安局崔东镇、陈福祥带二名公安战士回县侦察敌情，途中有二人离队。陈模、韩广禄带领孙青林、刘德才和区中队三十余人进城，派孙、刘二人掌管开仓放粮。陈模、韩广禄带区中队到居民区向各户宣传放粮，群众闻讯来了很多。这时，经理高占一突然出来，关门落锁，不让群众进院，拒绝放粮。孙青林、刘德才持枪严厉地说，这是县政府的粮食，是王县长的命令！你不叫分，国民党来了，你敢负责！高占一吓跑了。大门打开了，群众络绎不绝。

下午三点许，孙青林、刘德才正准备吃饭，忽听西面炮响，隆隆不断。孙青林、刘德才立即撤回河南，由群众带路转依移到王依群所在地大倒木沟。晚间，副县长王依群主持开了个会，动员撤退，说明允许回家，但不准干坏事。陈模指派王仁芬管财经，孙青林管伙食。

夜间，陈模、鞠秀才、孙青林三人把17支破套筒枪就地挖坑埋掉。

半夜，孙青林一觉醒来，发现同自己一个屋睡觉的13名区中队员一个也没有了。到岗哨上一看，枪在人没了，东面的哨兵说不知道。孙青林觉得情况有变，立即报告陈模。陈模说叛变了，同韩广禄马上报告王依群副县长。王副县长决定立即集合，查明是区中队副王殿基、班长王福臣、秦显生带区中队携枪叛逃了。当时追赶了一阵，已无踪影。这时，王依群下令迅速离开倒木沟，以防叛徒勾引敌人来包剿。

31日清晨，王依群副县长派张恒卿头前带路东撤，到黄泥河子吃早饭。刚要启程，永吉村党员薛喜和、农会委员方佩卿扛着子弹先后赶来找陈模，要求参加区中队一起走。陈模、王依群高兴地接见了薛喜和、方佩卿，欢迎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走。

王依群将队伍带到二道河子，便同张恒卿带着警卫员关志纯、邢永贵亲自到杨树林迎接二区

区长曹寿山和，他所率领的二区干部和区中队。其他人员在二道河休息，吃午饭。

5月29日中午爆炸后，二区与县失去联系，电话不通，区长曹寿山立即将区干部、区中队带到金沟子。次日中午接到署名王依群的信，信中要曹寿山到城南安乐屯开会。曹寿山赶到安乐屯已是晚上。王依群副县长向区长曹寿山下达三项任务：回去开仓放粮；破坏公路桥梁；带二区全体人员到杨树林与一区县政府人员汇合。曹寿山回到金沟子，向大家作了传达。动员后，又有些人提出辞职回家。加上下乡没回来的、离职的，走了不少人。刘玉林途中被害。

31日，曹寿山带二区全体人员到杨树林等候，王副县长亲自迎接。

县政府、一区、二区汇集在大肚川后进行整顿。王依群副县长在会上讲话，动员大家一起走，说明撤退是战略转移，是暂时的，愿意革命的一起走，要回去的可以回去，开路条，希望与我县政府保持联系，做些工作，但不许给敌人干坏

事。还宣布不分一区二区的，统为县政府领导，编成一个大队，由孙青林管伙食。

会后，王依群带队连夜向利福林沟进发，当晚住在腰窝堡。杨树林的孙士俊骑马追来，在屯外桥头与区中队副徐志栋窃窃私语而去。深夜，下着大雨，区中队副徐志栋，区民运工作队副队长于希文等十余人，携枪50余支、轻机一挺、巨款12万元叛逃。

6月1日晨，王依群决定向红石转移。午间到达夹级河，江边无一船只。王依群令金光宇在高地上架起机枪，以助军威。派张恒卿过江找三区联系。孙青林为了安排伙食，自告奋勇，要求先行过江，区中队王文华同去。三人在江边喊了多时，才发现远处有一只小船。青年船夫王英贤问孙青林，你们过江干什么？孙青林说找韩区长。王英贤说，韩区长领人走了，恐怕和那边联系上了，你们别过去了，孙青林说找鲁政委。

三人到了区政府已空无一人。又去区中队大院。找到红石村长刘荣阁，他带七个人、七

条枪出来。张恒卿向他们说明来意。刘荣阁立即命二人把带步枪的孙青林看管起来。刘荣阁说我们不听县里的，你们走不了啦，得交枪，大枪500元，手枪一千元。张恒卿厉声说，我们归王县长管，钱我们有的是。顺手从腰里掏出手枪，支在刘荣阁的背后，把我们的人放了！我是单刀赴会，怕死就不来了。孙青林接着讲，钱我们有的是，都在马背上驮着，你们看，就在江那边，机枪支着，你们动枪，红石就完了。你们怎么办？这帮家伙吓懵了。他们到一块核计的时候，张恒卿回江沿报告去了。这时，一个叫杨才的出来说，你们走吧，找大船接王县长去。刘荣阁溜了。

过江后，得知三区的人已经东去，吃过午饭，从烧锅出发，向东追赶韩兆民。到陈趟子不见人，又追到东安屯，群众说去色洛河了（模范村）。因日已落西山，就住在东安屯。

这时，大家对韩兆民的行踪路线感到可疑，越来越可疑。于是王依群写信派人送去，令鲁、韩立即返回，坚守红石。

晚上，听老百姓说区委书记鲁滨的爱人彭燕快生孩子了，没走。有两名同志（内一名姓王）骑马找彭燕去了。彭燕留在东安屯，是韩兆民的主张，鲁滨通知，叫彭燕在东安屯等着，以后来接。

这两名同志找到彭燕，问明情况，王××说不好了，叛变了。彭燕不信，老鲁入党多年，三名女同志是老解放区来的，我了解，他们不能。王××叫彭燕亲笔写个条给鲁滨，“见条马上往回转移，回信盖章。”找老乡骑马送去。好久才回来。彭燕打开一看，上写：别着急，在东安屯等着，明天去接你。”王××问彭燕象鲁政委写的不，彭燕说不象。王××又问是不是鲁政委写的，彭燕说不是。王××说不好，你快跟我们走吧，韩兆民非把你整去不可。彭燕说我走不了。这两位同志骑马飞快地走了。彭燕吓得不敢再呆下去，偷偷的穿上大长袍，上山钻进树林，在一棵大树下，蒙头呆到天亮。黎明后又回到老家。

王依群弄清韩兆民确实是叛变了，6月4日带队到了东南岔，与县委汇合。

北部东撤

县长吕云奇亲自打电话，通知七区到六区汇齐，两个区一同撤往江东。

七区（八道河子）区委书记黄仁，六区（横道河子）区委书记马加接到撤退通知后，都派人把下乡的民运工作队找回。七区把外出执行任务的区中队连夜从靠山屯调回。两个区都召开了动员大会，每个人都表了态。两个区都决定女同志先走。午后，七区民运工作队员吴悦礼、董桂馨到达横道河子。六区马加立即安排吕文、王素霞、吴悦礼、董桂馨等人坐牛车，连夜出发，经金沙、桦树林子到达东南岔。

六区马加宣布七区不到不能走。

晚十点，七区整队出发。驻守在八道河子的县保安团六连，连长吴勋带领一个排走在前面。中间是区政府、民运队。后面是区中队。在行进中，区中队有意散开队形。在爬元宝山时，一个一

个，两个一伙，各自携械叛离。

黄仁带民运队潘树君、蔡德润、戴永吉等人撤到东南岔。六区民运队刘文、张富、孙永增等经常山撤到东南岔。

马加于30日午后到达金沙。

八区（金沙）由六区代管，区中队为第三分队，区公所、民运队人员不多，他们的任务接待后撤部队，收缴、管理清算物资财产。30日上午，三分队被县长吕云奇带走护送物资。午后马加到达金沙。吃过饭后，带数人撤往桦树林子。这时过往部队很少了，县领导过去了，马加走了，留守八区的干部心慌了。晚饭后，李仁、杜英杰两人一合计就离职回家了。

县机关、公安局、各区撤到东南岔之后，县委重新调整了各区领导班子，组成了桦南游击队。成立了县委民运部，在江东和新区开辟工作。

土匪攻打桦甸县城见闻

于 平

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二年旧历十月二十六日，
那年我八岁。

当时，从县城的西北方向窜来一伙土匪，这些土匪有好几股，其中有毛团、殿臣、高团、宋营、老二哥等络子。当时县城内驻军是六百六十四团，团长叫任永和，（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混成第九旅步兵第十二团，驻扎在北大营）。土匪攻打县城是有预谋的，事前他们给任团长来过鸡毛文书，说这叫明人不做暗事，并扬言要打开桦甸县城开饷。当时，城内的军民已有准备，县城周围除东边临河，其余都有城墙，城墙外面架设了电网。城内挖有站岗和运送给养、军火用的交通壕数道。交通壕上有三个人站岗，其中中间的那个是手拿长矛的老百姓，他们日夜监视着土匪。北大营卡子门架有数门土炮和抬杆子枪，北

门和城北一带有任团的第三营和地方一中队阵守。

我家当时住在道西离城壕三十米左右的地方，因为要打仗，各家都储备了一些食物，记得我家做了好几锅干粮，以备逃难之用。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三、四点钟左右，就听见枪声了，大人们把我们从小睡梦中叫醒，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绑上靰鞡鞋爬到炕檐底下。这时枪声也越来越近越密急，城壕内外喊声冲天。我家窗上的玻璃和室内的镜子都被流弹打碎了，城壕上一个当兵的挂了花抬到了我家。由于城内早有防备，土匪攻打了两天一夜也没能破城。到了二十七日那天，正碰上日本关东军进犯桦甸，他们在外面打了一阵“撸杆炮”，土匪才退了。在撤退的时候北卡子门外的火龙河开了，土匪掉河里不少。这一仗双方都有伤亡，而土匪伤亡更多。后来听说土匪在撤退时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我祖父去杨家屯串门被土匪把棉袄给扒去了，连乡下的小孩积存的洋烟片和妇女没做完的鞋、没织完

的毛衣都给抢去了。大牲畜骡马有的也给赶跑了。

我能记住的土匪黑话

- 1、吃饭：啃富
- 2、吃饱：啃严
- 3、饺子：飘洋子
- 4、拉屎：甩洋子
- 5、撒尿：放溜子
- 6、筷子：顺子
- 7、大米饭：伸腰子
- 8、小米饭：星星散
- 9、苞米糝子：马牙子散
- 10、猪：江子
- 11、猪肉：分江子
- 12、马：连子
- 13、牛：叉子
- 14、睡觉：搪桥

15、**睡着子**：桥恋

16、**衣服**：叶子

17、**帽子**：顶天

18、**鞋**：采荷

19、**袜子**：臭通子

20、**走**：挑

21、**枪**：脐子

22、**子弹**：柴户

23、**死人**：睡觉

24、**匣枪**：跑良子

25、**打死人**：爽了

26、**船**：鸭子

27、**骑马**：压子

28、**盆**：抛拉。

29、**桌子**：斗方

30、**马鞍**：宝盖

三大地方病今昔谈

苏殿文

桦甸是个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山河秀丽，物产丰富的宝地。但是，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旧中国，地下的宝藏，地上的森林，全境的河流，满山的药材，非但没有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解除病痛和死亡的威胁，反而成为痼疾流行，灾难深重，“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成为北方三大地方病的重患区。

大骨节病

桦甸水利资源得天独厚，东北三大河流之一的松花江横贯全境，流经四乡三镇，达三百余华里。头道江、二道江、金沙等六十多条江河与松花江、辉发河交织成遍布全境的水系网。松花江梯级开发的三颗明珠一丰满、红石、白山水电站，在桦甸境内就有两处，乡社还建有三个小型水电站，水能资源得到较好利用。但是，由于浅

层地表水、山涧溪流水质不良，而成为大骨节病的多发地区。

大骨节病是一种原因未明的伴有全身改变的地方性、多发性、畸形性的关节病，绝大部分是侵害青少年。“挎筐胳膊算珠手，行路两边晃着走。”这是人民群众对大骨节病临床表现的形容。重症病人四肢肌肉萎缩，丧失劳动能力，甚至生活不能自理；轻症骨关节疼痛，影响劳动能力。我县大骨节病究竟发生在哪个朝代，哪个年月，发病情况如何，旧社会从未作过调查，未有记载，故无从查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桦甸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曾作过粗略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县十三万四千人口，查出大骨节病9,150人，发病率7.18%。1952年修建桦甸大堤，辉发河水改道，县城居民大骨节病骤增。1954年县卫生防疫站进行专题调查统计，青少年发病率高达43.5%。在县城中小学调查3,600名中小學生，发病率竟达83%。1965年县卫生局曾组织力量，对三大地方病进行了一次大普查，检出

大骨节病患者15,411人，患病率为10.1%。

大骨节病虽然病因没有完全明确，但确与水质有关。我县大骨节病流行严重、曾引起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极大关注。为探索病因，进行有效的预防，1954年5月，中央卫生研究院周葆珍、许振婉，荆睦庭，吉林省地方病研究院白维东、王永祯等五位专家，专程来桦甸调查大骨节病情况及县城给水问题，他们在《对桦甸城区给水问题与大骨节病发病情况的初步调查的建议》中提出，在县城修建一处引辉发河水为水源的自来水厂，供居民饮用十分必要，同时也对全东北防治大骨节病提供依据。这个方案被当时的桦甸县人民委员会采纳，省人民委员会也很快批准了修建桦甸自来水厂的报告。1954年7月开始动工，1955年10月在国庆六周年前夕，一座供五、六万人饮用的桦甸县自来水厂建成。这是吉林省第一个为防治大骨节病而修建的县城自来水厂。关于农村大骨节病的防治，自1976年开始采用民办公助的方法，在发病率高的村屯进行打井改水。到1986年末统

计,全县共改水七十一处,(90%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修建的),其中打深井二十八眼,建过滤井五个,引泉入村三十八处,总投资一百一十二万六千元,其中国拨资金七十一万六千元,农村自筹四十一万元。受益人口达6.920户,39.246人。

经过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的防治,大骨节病率已经显著下降。据1985年普查统计,全县尚有大骨节病人7.906人,其中早期59人,I度4.187人,II度2.892人,III度仅为768人。患病率下降到2.28%。

克山病(窝子病)

旧社会,桦甸克山病流行猖獗,烈如猛虎,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受害严重,不少人被夺去生命,“断村绝户”的“死人屯”“瘟人沟”屡见不鲜。

克山病是以心肌损害引起的循环功能障碍为主的地方病,多发生在气候寒冷的山区、半山区。1935年冬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生大批急死病

人，因原因不明，故命名为克山病。急型克山病具有发病急，变化快，病情危笃，死亡率高等特点。克山病有明显的季节性，绝大部分在冬春季流行。“头场雪，三九天，过小年，跑桃花水”，这是我县病区群众对急型克山病发病季节的基本概括。1935年（伪满康德二年）冬，我县红石砬子村龙王庙子屯，曾发生过一次吐黄水，心难受，发病急，死亡多的“窝子病”临床表现酷似现在克山病。由于当时农民贫病交加，无医无药，眼巴巴地看着病人死去。全屯103口人发病49人，死亡40人，有50人怕恶病缠身，不得不背景离乡，最后全屯只剩下13人居住。1941年（伪康德八年）冬和1942年春，现在的二道甸子新发屯暴发克山病，死亡44人，农民李才一家死亡十口。开始以棺装殓，棺槨售缺，代之以席卷，席子也用光，屯里送葬出殓的人哭天号地，惨不忍睹。

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与地、气候、环境，固然与地方病、传染病流行

有直接关系，但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有别，对疾病的发生与防治有极大影响作用。现代医学模式告诉我们，致病因子不单是生物因素，而是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所构成。这里的“社会”指的就是社会制度、社会影响、社会条件。桦甸县建县伊始，正值清末民初，全县的自然、社会一言以蔽之曰：草莽未化，生产力低下。及至以后兵匪蹂躏，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压榨，人民群众过着“天天难过天天过，日日啼饥日日愁”的苦日子。难在何处？难在地方病、传染病流行猖獗，夺人生命！愁在贫病交加，灵涂炭，无医、无药、无钱。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时期，无论是伪满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穷人住的是“马架子”，“头顶锅”式的破草房，夏不蔽风雨，冬不御严寒，烟熏火燎，卫生条件极差。所有这些就成为克山病发病的主要诱因，成为急型克山病病死率过高的基本原因。建国后，克山病发病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但是由于某些社会条件的影响，或防治的疏漏，也出现过急型克山病多发

年。1959年冬，由于“大跃进”、“大办食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营养不足等原因，全县发生急型克山病达175例，发病率0.78‰，死亡54例，病死率31.2%。十年动乱期间的1969年，县卫生防疫站被取消，地方病防治工作无人问津，结果造成急性克山病暴发流行。1969年12月到翌年2月共发病689例，发病率2.2%，死亡192例，病死率28%，是当年吉林省发病率最高的县份之一。

防治北方病，尤其是克山病，一直是党中央关注的大事，是各级卫生防疫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1953年3月，县人民防疫站刚建立不久，就配备专职人员抓克山病的防治工作，以后又建立专门科室。1959年以来，我县普遍推广了“三防”（防烟、防寒、防潮）“两改”（改水、改变环境），取得了极好效果。对急性克山病采取了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的“三早”制度，减少了病死率。对农村预防投药和急型克山病抢救用药，国家予以免费。20多年来，国家共拨款十七

万四千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贯彻邓小平“防治地方病，为人民造福”，以及赵紫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治地方病题词以来

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加强了克山病防治工作。1980年至1985年的六年中，全县急型克山病仅发生2例，死亡1例，其中1981——1983年和1985年四年没有发病。总之，威胁桦甸县人民生命健康的克山病在逐渐“消声匿迹”。

甲状腺肿（大粗脖）

北方三大地方病之一的地方甲状腺肿，在桦甸流行也很严重。

甲状腺肿是由于缺乏化学元素碘而引起的以甲状腺代偿性肿大为主要表现的地方病。民间俗称“大粗脖”，中医谓“气瘿”，多流行于山区、半山区。我县桦树、二道甸子、横道河子、常山等十个乡镇流行较重。

地甲病的严重性，不仅因为病人呼吸困难，影

响健康和容貌，而且第二代易患克汀病（即呆痴病）。“一代粗脖二代傻，三代四代绝根芽”。这是患区群众对地甲病与克汀病关系的通俗地描述。克汀病是地方甲状腺肿的延续，其病因主要是病人出生前，母体内血碘及甲状腺素不足而引起。克汀病临床表现，可概括为“呆、小、聋、哑、瘫”，故也称地方性呆小病。

解放前，地甲病遍布全县，但发病情况未有调查，未有记载。1949年建国前夕，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曾把地甲病和大骨节病一起作过大略调查。当时全县共有地甲病患者4,745人（多指Ⅲ度病人），患病率为3.81%。据有人回忆，实际患病人数还要大得多。1965年全县地方病大普查时，检出病人18,188人，患病率11.9%。

地甲病病因完全明确，预防措施就是投放碘或碘化物。1978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关于食盐加碘防治地甲病暂行办法》后，我县粮食、卫生、供销社等有关部门共同配合，由盐业公司负责在食盐中加入1/2

——1/5的碘，制成碘盐，供全县人民食用，以补充机体摄入碘的不足，碘由国家无偿拨给。使用药物不能治愈的Ⅲ度以上甲状腺肿患者，自1983年开始实行外科手术切除的办法治疗，每例手术由国家补助医药费80元，全县已经手术治愈60例。

多年来，由于我县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地甲病防治工作取得可喜成绩。1982年11月，经市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全县轻重患区患病率达到了等于或小于3%，7——14岁中小學生肿大率等于或小于20%的标准，成为吉林“拔甲县”之一。

献 纳

王岱兴

日本军国主义赖以侵华的一些军用物资，除一部份来自日本外，曾大部份依赖于美国和南洋等地。迨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穷兵黩武，国力空虚，再加上日美交恶，断绝了物资来源，前线的补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于是，敌伪妄图从压榨广大劳动人民中寻求出路，便发动了所谓的物资献纳。献纳名目繁多，催逼又紧，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和痛苦，尤其是农村小学生受苦为甚，一年到头，几无宁日。

春天敌伪抓住家畜退毛的时机，大搞其兽毛献纳。要牛毛，要马毛，要猪毛，简直无毛不要。整个春季，小学生放学回家，不是梳牛毛，就是梳马毛，梳不下来就动剪刀。他们为了交得上兽毛，竟不顾危险，甚至被马踢伤了腿。学校教师每天上班先拿起秤来收兽毛，课堂成了土副

产品收购站。

进入六月，下来蕨菜，学校根据蕨菜的长势分阶段停课，教师带领学生奔赴荒山野岭采蕨菜。采回的蕨菜，由家长帮助晒干，扎成捆，交给学校。学校教师成为收购员，只过秤，不付款，包装打捆上交。蕨菜为日军专用，要求严格，不合格交不上还要挨整。干着活，都捏着把汗。

后来，敌伪又发现，用山葡萄能熬注石酸。于是，在各地设注石酸厂，附近居民上山采山葡萄（连蔓带叶）随采随送，不绝于途。学校师生更是注石酸厂只干活，不拿工钱的好劳力，叫什么时候采送，就什么时候采送。小学生年幼体弱，一日间往返数十里，累得疲惫不堪，有些关节炎严重的学生腿疼得直哭，老师轮换背，一次也只能背一个，大多数人还是忍着疼痛，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着两只脚。儿童何辜，竟遭此痛苦。

到了隆冬腊月，不少人家开始杀年猪，敌伪

乘机发动学生献血粉。据说血粉的用途很大，涂在飞机上能防风雨的腐蚀，所以要的很紧。血粉，即把兽血制成粉，小学生做不了，负担又落在家长身上。当然没有学生的人家也分担了任务，无一幸免。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造飞机没有原料，竟然收起铝币来，还美其名曰：飞机献纳。他们又派民工挖松明熬油，供军用，据说是能代替汽油。但是，那些在大河森莽莽森林中熬松明油的民工不甘被欺辱和压榨，一夜之间，持刀拿斧砸了八道河子警察署和横道河子警察分驻所。证明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英明论断。

我修“京宾”线铁路的生活

赵文龙

1942年（伪满康德九年）3月初，我18岁刚念完书。大勃吉保甲所傅有和何家店屯（吉兴屯）部落长韩运禄叫我背着行李，把我送到公吉村公所。我到时已去二十多人了。最大的岁数不过二十二、三，最小的就是我了。

下午劳工系长王纯把我们送到桦甸县公署交点完人头，又送到康复院（忌大烟所），到这人就多了。不少是我的同学，人们说：“要上太平洋沉水底”“要进关去堵炮眼”“要上虎林国境线修工事”究竟干什么？谁也不清楚。可一宿也没睡好觉。

第二天天刚亮，县公署动员科来人点编。从农村及城镇要的共是180人。编成一个小队，三个分队，九个伍，每伍是二十名队员。我编在第二分队第一伍。伍长是公署国兵科韩广禄。

发衣服发鞋帽都是草黄色军装式的。上衣右衿胸前带一枚布做的胸章，白地黄边红色的火炬轮。

十点来钟，按分队次序乘上了五辆汽车，车上竖起了小分队旗、分队旗，旗也和胸章图案一样。下午五点多到了磐石。下了汽车就上了“闷罐”，车内无灯，天又黑了。到下站停车时从小铁窗看站标才知是向北去的路线。我们猜虑是上北国境线了。这趟“闷罐”是加的车，到站都停很长时间。第二天晚间才到“新京”（长春）北站。下了车在站台上排队进了站房，一看这人更多了，有两三千，凡南满各县奉仕队都集中到了新京，在站房蹲了多半宿。不知是那个县的队员叫李舞凤的和警察打起来了，不少人都帮他伸了手，把警察打倒在地，后来宪兵出头把警察托护走了。可能因为奉仕人队太多，怕在新京酿起大祸，当时没有责难李舞凤，以后情况就不知道了。

天刚见亮，又上汽车，下午到一间堡梁家窝棚。小队、分队部、火房安在了田家大院。我们伍住另一处两间小平房。

到一间堡的第二天，桦甸、磐石、蛟河三县的人都集在一间堡，举行开工典礼大会。有伪满中央铁道部人员参加，这时才知道“勤劳奉仕队”是来修火车道的，当天下午按分的路段干活了。

生活方面是很苦的，早、午饭每人发两个玉米面窝窝头或一大碗高粱米饭，约有四两米左右，一碗菠菜汤，午饭送到工地吃；晚饭一大碗小米粥就咸菜，每天是半饥半饱。星期日改善一顿生活、白面掺玉米面卷子，每人发一个，也是一碗菠菜汤有点粉头和几片猪肉。分队长以上的伙食是小灶。

劳动时间很长，强度也很大。每人一根扁担、两只土篮、一把元匙（铁锹）早晨四点起床“点呼”（点名）、跑步。五点吃饭，六点到工地干活。下午六点收工七点“点呼”后“就寝”（睡觉）。两个来月加上了夜班，晚饭也在工地吃。晚七点开始挑土到十一点收工睡觉。土篮都得装满满的。后来又学习“火车头伍”，每人一趟挑四个土篮，扁担压断了换新的，土篮使破了

檐，怕装得少也换新的。

管教方面更严。不许给家通信、怕影响思想不安心干活。伍长以上的官都是国家官吏，小队长姜文是桦甸县青年训练所（以下简称青训）主任；指导官是日本人叫川上准之助，是青训的教导官；第一分队长孙恩是青训的术科教官。第二分队长张梦唐（唐山人）是青训讲世界大势的政治教官（二等翻译）。第三分队长王立珠（大连人）是青训日语教官（三等翻译）。分队长轮流值周，身披“值星带”上写着“周番司令”。全权各分队的政治思想动态和风纪及管理日常制规等。伍长和队员同吃同住，不同劳动，管着劳动。每伍编成四个组，叫“五人连坐小组”一人有错五人坐罪，有人逃跑，组人受责。每夜每伍一班两个“不寝番”（站岗的）。

我们伍长韩广禄为人是很忠厚的。他主持全伍磕了一把头（拜把子），聚土作炉、插草为香、以齿论序、跪地拜天誓言：“有福同享、有罪同遭、有事同心、团结为伍”等等。大爷（大

哥)是王凤熬, 伍长是六爷, 我是小老疙疸(老弟弟)。

两个多月上我就惹出一场大祸。监修京宾线铁路总部办份《铁流》报纸。刊一则表扬磐石县小队长刘曼竹和他未婚妻张大好怎样作别来京宾线修铁路的报导。我们大爷王凤熬鼓励我, 说:

“老疙疸, 你不也有两下子吗? 咱也编一个登登。”我一时心血来潮就编了个《奉伍队叹五更》原词尚记得是:

一更里, 奉仕队叹罢了头一声,

自从得离了家, 胆颤又心惊。

坐闷罐来到了京北一间堡,

离爹娘, 抛妻子, 就是打劳工。

二更里, 奉仕队叹罢了第二声,

思想起做劳工, 实在也苦情:

白日里挑土篮火车道上跑,

到夜晚不寝番站到大天明。

三更里, 奉仕队叹罢了第三声,

恍恍惚惚的好像入朦胧。

瞧见爹，看见娘，泪眼把我想，
她问声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中？！

四更里，奉仕队叹罢了第四声，
还乡梦没作完，起床号令行。
吃两个，窝窝头，菠菜汤一碗，
半饥半饱地排队上了工。

五更里奉仕队叹罢了第五声，
京宾线第二轨按期完不成。
加班点，加土方，不分昼和夜，
这更是苦了我们这帮小弟兄。

我们大爷王凤熬会唱唱，他把这首歌词谱上了《菩提锦》的调子、唱起来了。我们六爷（伍长）一听说：“这那能行，你们不想活了，还想登报，《铁流》不是发表这样东西的。赶快烧掉！”

原稿是烧掉了，唱可传出去了。后来被川上发觉了，追查到我们伍。第二伍有人说是我编的，翻了我的行李和东西，没查出任何证据，加

上全伍的人死不承认。也多亏分队长张梦唐日本话好，和川上再三辩解，说不是我们二分队人编的，可能是外县传入，才消了一场大灾难。后来我们伍长背地里对我说：“老疙疸，你能写就写点‘拜年’的，写这些事会把脑袋写掉，我也得跟你去坐牢。”

就这样我们干了五个月零几天，京滨线第二轨土方完成了，种完护坡草才把我们放回来了，可是一分钱也没得着。

农民夺枪暴动始末

李 柏 赫长山 整理

一九四五年（伪满康德十二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大东亚圣战”败局已定，从南到北，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活动日益高涨，万众一心与日寇进行最后一战。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在桦甸县八道河子发生了农民群众砸警察署，夺枪暴动，使敌伪统治者十分震惊的事件。经我们走访农民夺枪暴动的组织者之一的高思孝同志；参加暴动的康永贵、陈佩忠、王友、裴洪志、高继贤等人；知情人安治国、蔡秀林、

陶秀坤；查阅了伪满县公署警务科警务股股长张永吉（警佐）的供词。经多方印证，整理如下：

一九四五年初，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伤残人员王成山（王瘸子）由江东来横道河子一带，以“家礼教”坛主为名，用行医看病为掩护，在横道河子、东杉松、地局子、新立屯、岭后倒木沟和

常山大河森等地，设“香堂”，收徒弟，看病交友，进行反满抗日的秘密串连。在串连中发展了骨干份子地局子新立屯的高思孝，和八道河子太平岭的姜达山。高思孝和姜达山又到大河森挖松明子的劳工队里，串连中队副八道河子新开河屯的王明志，小队长八道河子的陈佩忠，密商反日夺枪暴动。当时挖明子的活累，又吃不饱，还得挨打受骂，好多劳工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因此，王明志和陈佩忠找知心人串连时，他们都认为“这么捱下去干遭罪，跟他们干干也许能有出头之日”，有二十多人同意参加反日武装暴动，经王成山、胡永福、康永贵等在各屯串连，有四十多人愿起来跟鬼子干。当时由王成山、姜达山，高思孝等发起人议定，在农历六月初一（公历七月九日），先砸八道河子警察署，夺取枪支弹药武装自己，然后过江上山打游击，投抗联。行动时的口号是：“赶走日本鬼子，推翻满洲国！”

由于在串连的活动中，高思孝曾向当过伪警察因有过失而被解职的刘振山露过口风，刘把

这个消息向横道河子警察分所长李良臣（外号李土豆子）告了密，李听后就打算动手抓人，并向街西头杜家店的掌柜的杜连溪说了想法。杜信“家礼教”，跟高思孝也不错，杜一方面跟李良臣说：“你没听听现在这形势，再说人家还没动手就抓人，有点太早了，”又给高思孝报信让他快跑。高思孝接到信后，想到已串联了几十个人，哪能都跑得了，如其束手就擒，还不如干他一场闯个活路。在仓忙中找到姜达山，姜也同意提前行动。在没能跟领导人王成山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俩决定第二天就去砸八道河子警察署夺枪，然后上山过江。

六月二十二日，高思孝和姜达山派人去大河森劳工队，通知王明志、陈佩忠提前行动的决定，让他们带领串连好的人赶快到牛家村西岭聚齐后奔海浪布。高思孝在地局子一带，边走边通知早经串连好的人员。因起事仓促，黑时赶到海浪布韩殿生家中仅有二十四个人，横道河子十六人，八道河子八人，记得住的有：高思孝、姜达山、

王明志、陈佩忠、阎喜春、胡文福、万永贵、郭喜山、康永贵、郭玉仁、郭维春、韩殿生、姜玉堂等人。吃过晚饭、决定先去砸八道河子警察署抢枪。出发时，除胡文福带一把手斧外，其他人都拿一根木棒子做为武器。

晚十一点左右，暴动队赶到八道河子，高思孝、胡文福、王明志装成打群架的，同其他暴动队员涌进警察署找人评理，当他们发现只有一个伪警察在值班，立即把他看起来，掐断了电话线，收缴了挂在墙上的大枪，用枪逼问被俘的警察，问还有谁值班枪库在什么地方。伪警察战战兢兢地说：署长值班，跟日本署副和县里来的县警务科科长北岛太郎上街喝酒去了，随后把暴动队领到枪库所在地。胡文福用斧头砸坏门锁，打开枪库夺得轻机枪一挺，手枪一只，大枪二十八只，子弹一千多发，警服十多套。得手后准备撤出时，日本署副“屈口”警尉回来，刚一进一大门，被暴动队员用棒打死。随后，暴动队员又到村公所烧了户籍簿子等文件时，听到街里响起枪

声（日本开拓团乱打的），立即边跑边撤，连夜翻过元宝山大岭。当太阳刚刚出来时，暴动队赶到横道河子街里。先在家里抓住警察分所长李良臣，缴了一只手枪，押他到警察分所，让他打开枪库，又夺了八只大枪和一部份子弹。之后，一部份暴动队员押着李良臣跪在当街示众，其他人砸了大烟馆和“配给所”，把抢出来的白面、油、盐和布，分给当地农民一部份，向群众宣传要“赶走日本鬼子，推翻满洲国”，并号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人跟他们一道上山过江打游击，投抗联。当时，王友、裴洪志、高继贤、韩喜祥等劳苦群众参加了暴动队，人数增加到五十多人（有些是早经串连，特赶来参加的），由高思孝、姜达山、王明志、陈佩忠等分发了枪支弹药后，率队向葫芦头沟进发，并派万永贵、郭喜山、康永贵三人到地局子一带找领导人王成山到二道岭去汇合。

暴动队到葫芦头沟后，拿抢来的白面和油，让当地群众烙饼，准备带着上山，刚吃完午饭

岗哨报告讨伐队百十人坐着汽车追上来了、高思孝、姜达山领着队伍迅速撤到二道岭顶时，讨伐队已赶到岭下喊话劝降。这时，暴动队中有人开枪打倒一个给讨伐队背给养的人，讨伐队立即开火，战斗打响了。暴动队除阎喜春是出名的“炮手”会打枪外，大多数都没摸过枪，又没经过训练，也没有组织纪律约束，再加上有些人对暴动思想准备不足，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到一个小时就被讨伐队打散，三、五人一伙分散逃走，也有的把枪插起来，偷偷溜回家去。

日伪对农民夺枪暴动极为震惊和愤怒，采取极为狠毒的严密措施进行镇压。县警务科接到报告后，警务科长马幼丞立即命令警备队长佟永惠率队前去讨伐；并责令八道河子警察署长前往横道河子参加讨伐，戴罪立功；令警务科警务股长张永吉（警佐）代理八道河子警察署署长。省警务厅接到报告后，随即派出警备科长神保一夫去横道河子组织搜索指挥部，就地就近，便宜行事，神保一夫强迫横道河子、常山两地的“义勇军”

（青壮年群众）数百人，每隔三尺一个人，两面拉大网搜山，命令到大河森山顶汇齐。同时警务厅电令桦甸周围十个县一个市的守备队、宪兵队和警备队八百余人，在邻近八道河子、横道河子、常山周围的村屯驻扎、各交通要道和渡口，立岗设哨，盘查行人，把暴动群众团团围住。暴动队员郭玉仁在潜逃中被打死。高思孝、姜达山、王明志、陈佩忠等虽换上伪警察服装蒙混一阵、逃离了现场，后因下山找吃的被人发现，分别在倒木沟、青阳沟、口前车站等地先后被捕。暴动队员被抓去有二十多人。当万永贵、郭喜山、康永贵找到王成山赶到二道岭时战斗已打响，王除让康永贵上山通知高思孝迅速转移外，他领着万永贵、郭喜山带两只大枪，跑到金沙北柳树（郭家屯）屯找到“家礼教”的朱长胜、胡长胜、郭盛武，潜藏在一个炭窖里，每天由朱等轮流送饭。十来天后，朱长胜被日伪特务收买，伙同胡、郭二人，仍以送饭为名，朱借给王成山擦枪之机，骗枪到手后，将王成山、万永贵、郭

喜山逐个打死向日伪邀功请赏。伪警察署惨无人道地把三人的头割下来，用酒洗净后，又用油炸，盛在木笼里，挂在横道河子东烧锅墙外的大树上，示众二十多天。

被搜捕的暴动队员，在横道河子刑讯审问后，有二十多人被神保一夫带到吉林督狱看押、

审讯。其中有高思孝、姜达山、王明志、陈佩忠、王友、裴洪志、韩殿生、姜玉堂、高继贤、冯友、郭继春等。敌伪在审讯中上大挂、灌辣椒水、坐老虎橙的招都使了。高思孝认识人最多，受刑最重，脊背都被打成猪肝色了。凡是参加暴动的人，都被判了死刑。五十多天后，赶上“八·一五”日伪倒台，祖国光复，他们才被释放，重见天日。桦甸第一次解放后，高思孝、姜达山参加我区中队，拿起枪来保卫胜利果实。高在部队曾任连长，后随军南下，复员后在长江航道局工作，现已离休。姜达山参加我军后叛变投向国民党，被我捕获后镇压；王明志下落不明，陈佩忠仍在八道河子从事农业生产，向敌伪告密的警察

特务刘振山，在桦甸解放后被我扑获，于一九五一年，连同国民党保安中队长房玉亭，八道河子乡长陈刚，常山保长谢连科，在横道河子屯东黄土岗一並被处决。朱长胜、胡长胜投国民党当自卫队，解放后均被我枪决，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复兴镇教职员反饥饿罢教斗争

尚雁题 李永贵

时代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桦甸全县学校停课。一九四六年一月份民主政府办教员学习班，二月份结束后，各校相继开学。伪满时期的教员，和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有很深的“正统观念”思想，认为八路军不是“正牌子”长不了，盼国民党接收。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八路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占据桦甸，开始统治我县。为时不久，其本质暴露无遗。诸如：贪污腐化，搜刮民财，增捐加税，敲诈勒索，投机倒把，中饱私囊，为非作歹，无孔不入，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事实教育了群众，大多数人对国民党反动本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思想上对国民党的信赖发生了动摇。

罢教起因：

一九四七年春，全县教职员已连续六个月没

有领取工薪，而当时时局动荡，物价持续飞涨，致使学校教职员挣扎在饥饿线上，有的求亲靠友，有的折卖家产……，赖以生存。日久天长，无物可卖，求借不得，处于忍无可忍境地，于是开展了反饥饿斗争——罢教。要求立即发给工薪，争取与政府人员待遇平等。

事前，实验校长陈维信和镇中心校长钱万富，到教育科去交涉，要求给教职员借支，遭到拒绝。教育股长邹维邦说：“现在没钱，不能借”。并说：“爱干不干，不干就回家”。就在

说话时，陈、钱两位校长在丁万祥（教育科股长）办公桌上看见了教育科人员借支花名册。回校后，二位校长向教职员说明了缘委。当时是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加上看到报纸刊载“长春罢教”消息，便提出开展正面斗争，举行罢教。

斗争策略

一九四七年四月下旬，由陈维信、钱万富二位校长召集，永安校长夏连科、启新校长杨富栋、慈育校长李荫棠、榆树林校长冯志贵和莲花

泡校长李惠等人参加，在实验校召开了校长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校长本身不参加领导和罢教。（一九四六年冬，实验校前任校长孙沛然到县政府要烤火煤，不给，他说了一句“政府怎么有煤烧？为啥不给学校呢？”。于是就被县长邓世松写了个纸条，免去了校长职务。有此前车之鉴，校长不参加为宜。）

二、各校选出教务主任或代表，参加领导罢教。

三、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会上共同商议有关罢教事宜。

校长会议后，当日下午在镇中心校四年级教室（在门洞子东边）召开了全体教职员会议，到会者四十余人。会前，安排了镇中心校教员张忠田在外边游动放哨。会议由刘助国（实验教务主任）主持。介绍了陈、钱二位校长与教育科交涉借款经过并读了报载“长春罢教”的消息。会议气氛严肃、认真。经过充分商议，大家主动签名，

并一致同意如下决定：

一、关于斗争策略。采取针对教育股长邹维邦的讲话“现在没钱，不能借”。和“爱干不干，不干就回家”为焦点的避重就轻的办法。也就是打了孩子，“娘”会出来的办法。给“娘”留条后路，出来解决问题。还可免遭迫害的有利斗争策略。

二、利用矛盾，制造舆论，争取社会上的同情和支持。当时正值要召开伪国大，制定宪法，依法选举县长。因县长邓世松、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黄辉、三青团负责人夏方洪（县府秘书），都想当县长，他们之间存在着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内部矛盾。县党部还编印小报《激导报》，散发到各机关、团体和工商店铺争取人心。于是，便决定利用《激导报》制造社会舆论。当即由钱校长出面联络，（因书记长是其同学）得到同意刊登有关罢教文章后。便推举刘助国起草题为《穷酸不屈》的呼吁书。但呼吁书未待完成，《激导报》便摧索付梓，在急迫情况下，又由王

平（实验校专科教员）续写，仓促脱稿。内容阐明全县教职员六个月不发工薪，生活非常困难，挣扎在饥饿线上，难能坚持到校教课的原因并呼吁社会上的同情和支持。

三、抓住有利时机。当时正值县长邓世松去吉林省城，大家认为这是我们罢教的好时机，不正面冲击县长，为解决问题留有余地。因而要迅速准备，立即行动。

四、斗争形式。会上提出两种斗争形式：一是向县长请愿，全体教职员有组织的上街游行，造声势，展开激烈地斗争；一是采取不请愿、不游行，就是不上课，声称在家想办法弄柴弄米，是一种比较缓和的斗争。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前者危险性较大，可能发生冲突，会带来一些严重后果。后者比较稳妥。因而决定采取后种形式进行斗争。

五、罢教的目地。要县政府立即发给欠发的全部工薪；今后要按时发工薪；要和政府人员同等待遇。大家有钱了，可以买柴买米和解决生活

中的其他问题，主要是有饭吃就能上课

六、推选代表。按照校长会议的提议，共同推选刘助国和李永贵（镇中心校专科教员）二人，代表全体教职员处理一切有关罢教事宜。

七、几点信守。全体教职员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 1、罢教期间，谁也不去学校。
- 2、罢教前，要严守密秘，不得走漏消息。
- 3、各班黑板上均写：“老师没饭吃，回家张罗钱买粮去了。所以不能上课，同学们回家吧！”。
- 4、各校选定专人守在校门口，当学生上学时，把情况告诉学生，并让学生回家向家长说明。

罢教

一、县长太太的质问。上班后不久，县长老婆领着男孩子（是镇中心校四年级学生，名字记不住了。）到镇中心校，气势汹汹，态度蛮横质问钱校长：“怎么不上课了？你这个校长怎么不管

哪？”校长回答：“县里六个月没发工薪，老师生活太困难了！没钱买柴买米，吃不上饭，都回家弄柴弄米去了。我当校长的又没有钱，有什么办法！我又不能把学校扔了，只好到校看着。”

“那也得等县长回来好解决呀！”“没柴没米，怎么能饿着肚子等着。”县长太太转口大骂：

“教育科真是他妈的废货，县长不在，竟惹出这么大的漏子”。连说带骂领着孩子走了。

二、校长报信。按约定，各校校长不参加罢教，照常上班。上班后全到教育科，讲明了各校教职员罢教原因，要求发给欠发的工薪，要教育科长予以解决。当时教育科长尚雁题答复：“发工薪问题，教育科是无能为力。最好让老师选派代表向政府请示，县长不在，去找夏方洪（县政府秘书）商量，以求解决。”

三、代表出面。校长向刘助国、李永贵二人转诉了教育科的意见，他们立即到县政府秘书办公室。找到夏方洪。夏方洪以官长的架式问：“你们有事吗？（明知故问）”刘助国说：“县里六个

月没给教职员发工薪了。老师没钱买柴买米，不能饿着肚子坚持上课。现在都回家去想办法弄柴弄米。老师要求发给欠发工薪，以解决吃饭问题。”当时夏方洪以同情的口吻表示：“这确实是应当解决的实际问题。可是县长不在，财政又没钱，我也无力解决，县长回来再想法解决吧。大家可先上课，别耽误学生的学习。”刘助国：

“不给发工薪，饿着肚子，老师无法上课。”夏方洪：“那也没办法，等县长回来再说吧！”因为没给发工薪，罢教仍在继续。

四、胜利结局：

罢教的当日上午县长邓世松回来了，他决定在教育科召见各校校长。校长们闻讯后，立即赶到教育科，并由教育科长尚雁题领着来到县长办公室，当时大家都有些恐惧，可是，出乎意料，不但未受斥责，反而竟受到县长的礼遇，他先让大家坐下。（一般是不让坐的）然后比较温和的对校长们说：“事情（指罢教）我晓得了。县里财政确实有困难，可是下边也没把事情办好，我不

在县时，竟惹出了这样的漏子。大家生活困难，我很同情，应当立即解决。县里马上筹款，给发工薪。”又说：“你们回去，告诉教员，午后都到北大营（当时在此办乡职员学习班），我有话和大家讲。这样办，你们看行吗！”“可以。”

“那你们就回去吧”！

各校校长回校后，通知了罢教的教职员。午后，由王平领队，教职员二十多人来到北大营。大家列队操场上，听邓世松讲话。他首先痛骂了教育科，说他不在时，给他捅了漏子。接着又讲了一些同情和安抚的话，最后宣布，立即借发工薪，并说今后按时发工薪，绝不拖欠，要求大家安心工作，努力教好学生。

当天午后，各校去县政府领款借薪，次日各校复课。反饥饿罢教斗争，历时两天，达到了原订目的，胜利结束。

五、幕后余音

一、县参议会副议长田义明（前任教育科长），以同情的心意，曾数次与校长们接触。最

后说：“虽然没发给全部工薪，但你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要适可而止。要再继续下去，恐怕闹出意外，对你们不利。”

二、李滋深（县参议会议长）出面园场。罢教后，李表示深感同情，主动提出，极力帮助县府筹款，借发教员工薪，以求园满解决问题。借发三个月工薪后，又说：“县长说了，县里有大豆、木材，木材很快就买出。有钱就全发，绝不拖欠教员工薪。”

省立桦甸中学印象记

徐明举

我的故乡——桦甸，首创中学，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6年10月成立的吉林省立桦甸中学。当年暑期招生时，我的母校——集厂子小学校长张晟老师动员李春郁、王福林、陈永林和我参加报考。入学后才知道，我们这一届考入中学的学生是历史上几届学生济济一堂，年令差别很大。在一百几十名学生中，只有我和周宗桓两个人年令最小——十二岁。

直到1947年6月国民党溃退逃离桦甸时学校自动解散为止。几个月里，我始终生活在这所中学里。其间，尽管我当时岁值孩提、不谙世事，但也亲历、亲见、亲闻了一些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为积累地方性资料，书录于此，以备参考。

开学典礼

1946年10月10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校

址，是伪满时期日本人主办的在满学校旧址，即今桦甸一中所在地。不过，那时候规模不大：一栋平房，从正门进去，向右拐是一个大礼堂（后来兼做师资部教室）；往左拐依次是校长室、教务室和事务室；再往前走，东西一趟大走廊，走廊南侧是相连三个教室，走廊北侧是值宿室、饮水室和厕所；打走廊尽头西侧门出去，则是一座大碉堡！

由省教育厅派来的韩鸿声校长主持了开学典礼。韩校长胖胖的块头，戴着近视眼镜。他在伪满时期在德惠县政府教育股任职时，曾在我的叔伯八哥徐金堂手下工作过。国民党来了，他走了吉林省教育厅长胡体乾的门路，来桦高就。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记得后来有一次总理纪念周会上，胖校长上台忘了词儿，吭哧了半天，才说：“……今天，不说天气晴朗，也算惠风和畅……”同学们听了，莫不哑然失笑。

典礼如仪。那天来宾很多，真是讲话连篇，

空洞无物，无非是孺子可教，训诫而已。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辉的讲话。他西装革履，上台伊始，先干咳两声，然后装腔做势地自吹自擂：

“敝人是桦甸县党部书记长黄辉……”他说话‘囊吃鼻儿’，声音滑稽。后来，有一个叫李玉琦的同学，专门会手捏着鼻子学黄辉这段话，同声同调，十分逼真，常常引起同学一阵哄笑。

礼堂后墙上，挂着巨幅题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落款是胡体乾。据说是胖校长为了抬高身价打省教育厅搞来的。

编班授课

当时的桦甸中学，一共有三个班：一年甲班、一年乙班、二年。另外，还附设了一个师资培训部。这个师资部，如今健在桦甸者不少，庞鸿宾、刘誉国、王德福、刘喜、王凤财等诸君便是。

那时候男女生界线分明。一年级分班是用站队排个儿的办法：女生站一队，男生站一队。女

生算乙班，但只有二十几人，不够一个班；男生一个班还有余。于是，就把男生由小个儿往大个儿数，掐下一截队伍，同女生合成乙班。其余大个儿男生组成了甲班。偏巧，我在甲班，是最小的个子。赵鸿祥等同学直管我叫“小老弟”。后来，通过关系进来的插班生和旁听生与日俱增。甲班人多，把我又挤到乙班，坏了，到乙班，男生中数我岁数小，可个头儿数我最高！

开始上课时，教导主任是桦甸县教育界知名的人士田义明老师。教国文的是年近古稀的杜兴仁老师。他一把山羊胡，严峻中透着铮铮骨气，《曾文正公家书》讲得津津有味，课余饭罢，还常在宿舍里给我们讲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数学课最糟心，开头，教师由县政府建设科长王泰久兼任。他有官事在身，教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着实苦了学生。后来，高仲贤老师应聘来校执教，情况才大大好转。史、地课老师是杜永森。他是二年级班主任。杜老师幽默、风趣。上课时大量地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漫无边际。有

次上历史课，杜老师讲了一句“放屁打鼓——对点儿啦！”弄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英文老师是早年曾在英国一个女子足球队任过教练的朱斯山老师（我见过他同一群英国女足球队员的合影）。早晨，我们见了他总是打招呼：老师！早晨好！他总是扬手：早！朱老师有时不在，胖校长也可勉强应景。不过，有趣的是，别人英文行书是向右斜；胖校长却自做高明，英文行书向左斜！植物老师是刘帼华。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是曾任桦甸县商会会长陈景洲的大儿媳妇。体育老师是房向书。后来开设的童子军课，也由房老师教，房老师还是一年甲班的班主任。

我们的美术课由当时任桦甸县民众教育馆长的王言老师兼任。有一次，王老师还邀请了伪警察局警务监督蒋永令来班上讲美术。蒋的美术功底很深，尤其是画人像见长。当时，县里开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的国父孙文画像，就是出于蒋永令之手。王言老师不仅美术造诣很深，而且书法也深得其道。47年春节，王言老师为我写了一顿字

画，亲朋往来，无不交口称赞。朦胧中只记得王老师书赠我的是一首七律，尾联是“每为朝天三十里，时时惊枕梦催班”。余者，几经沧桑，早已淡忘无遗。曾记得王言老师在民教馆为我挥毫时曾风趣的说：“明举，等你结婚时我一定写一幅好的送你！”遗憾的是我后来漂泊异乡勉强成婚时，王老师早已做了古人！

当时的课程，最头疼的是一些政府官员来讲的三民主义。这里说的头疼，并不是指的三民主义本身，而是那些滥竽充数的讲师。国民党县政府秘书夏方洪、前面提到的黄辉，还有一个征兵官，等等人物，都来讲过。特别是那个征兵官，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自做谦恭，在讲台上，一会儿一个“兄弟我今天和大家……”一会儿一个“兄弟我到过……”兄弟长兄弟短的，同学们私下嘀咕：“这家伙说他是兄弟，那我们这群毛孩子倒成了老大哥了！”

除了任课教师之外，还有三位事务老师，一位叫陈阵，另一位叫钮德林，事务主任姓潘。有

一位工友，叫殷家财。

当时的教科书，不收费。都是由伪吉林省主席梁华盛“赠”的。每一本书的封面上都印有“梁华盛赠”的戳记。其实，同学们也不领其情。谁心里都明白，这赠书的小恩小惠，只不过是梁华盛老虎抹念珠——假慈悲而已。

一场风波

1947年春天，平静的校园里刮起了一场风波。

这场风波，是由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蒋科长借用学校礼堂结婚引起的。当时，学校教室有限，师资部的学生只好占据礼堂一角上课。蒋科长要借教室结婚，胖校长为了难。不借吧，怕得罪了蒋科长；借吧，师资部就得停课。无奈蒋科长非借不可，胖校长只好勉强答应了。

婚礼那天，学生们正在上课，一辆装扮华丽的黑色轿车驰进了校门。紧接着，一群群军官职员，还有一些妖里妖气的太太、小姐，涌进了礼

堂。礼堂里鼓乐齐鸣，接下来大摆宴席，吆三喝四，弄得乌烟瘴气。这一来，不仅师资部停课一天，就是其它三个班也大受其扰。学生们无法上课，尤其是师资部的学生，大为不满，带头闹起了学潮，非要哄出去这帮践踏学校教育这块圣地的家伙们。

于是，有人暗地串连，要每人拿三、二分钱去上礼，大闹宴席。有人不同意，就暗地里买了红、绿标语纸，写了“恋爱至上”等内容，准备张贴。

校长害怕了，急忙安抚大家：“你们千万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咱们那能碰过人家？”有些老师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说：“你们别闹了！人家好比是树根上拴一个绳套，你们要把绳套套在脖子上，怎么能拽过人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田义明教导主任。他即气愤而又无可奈何地拦住即将走上街头的学生说：“你们年轻人有热血，热血沸腾？你们就是开锅了又能怎么样？”好说歹说，才把这事压服下了。

宿舍管窥

1946年冬天，天气格外冷。当时的中学宿舍在今天县委大楼南面路东的一栋平房里。宿舍里屋冷炕凉，墙上挂满了白霜。晚上躺在床上蜷缩着身子，直到用体温暖热了被窝才能入睡，半夜里还冻醒了。吃饭就更难了。由于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聚餐也好，也是一饭一菜。主食，苞米面窝窝头，啃一口直掉渣儿，菜呢？豆付汤，几滴油珠可数，一碗清汤可见碗底。一不小心，洒在餐桌上一点菜汤，立时结了冰。食堂里没有凳子，一个人一个窝头，一碗清汤寡水，哆哆嗦嗦地站着吃。后来，大家编了一首打油诗——

曲曲缩缩卧冰床，
兢兢战战立食堂；
粗粗糠糠黄金塔（指窝头）
清清白白豆付汤！

一天，晚自习后（那时的晚自习在宿舍里上），大伙连饿带冻，睡不着觉，商量着出去买

点吃的。正赶上我刚回家返校不久，有几个钱。二年级大个子陈显文向我借了一张100元票面的东北流通券，拿上我的包袱皮出去买了一大包落花生。当我们几个人乐颠颠地跑回了宿舍门口时，碰上了舍监老师，说我们违犯舍务规定，“刷”了我们好一大阵，硬把一包花生塞进门旁的炉灶里。结果呢？花生没吃成，连包书用的包袱皮也化为灰烬。第二天，只好用褥垫夹着课本上学了。

女宿舍只住三位同学：我们班的贾玉珍、巩玲凤和师资部的陈桂兰。宿舍附近，有国民党驻军。几个坏蛋早就再打女宿舍的主意，常在晚间向女宿舍窗上照电棒、扬沙子。吓得三个女同学惶惶不可终日。有一次，把男同学气坏了，非要治治这几个坏蛋不可。大家组成了几个小组，分散隐蔽在不同角落里。等了半宿，听见女宿舍窗上有沙子打落声音，大家冲出去一看，人影皆无。

这一来，更把陈桂兰吓得直哭，怀疑真的有鬼了。闹得大家陪了半宿。后来，有几个国民党兵

嘻嘻哈哈地走过宿舍窗前，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大家也只好望“兵”兴叹而已。

文化生活

当时的桦甸中学，文化生活相当枯燥乏味。宿舍里，《五元哭坟》《涛语》《洪武 金传图》，大伙还得轮着班看。在一年甲班时，课间休息时曹永源的《济公传》，颇受欢迎；在一年乙班时，班里的几个“秀才”——李柏、李廷栋等人还办了一个手抄本的刊物。我看了一篇署名“英霜”的文章，当时感到蛮新鲜，时至今日，光阴荏苒，内容早已忘却。

学校里不定期举办娱乐活动。你别看胖校长治学无方，唱京剧还真象个行家里手。有一次玩幸运游艺，庞鸿宾等同学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儿，拈出来第一个纸阄念道：“欢迎校长老师唱《骂毛延寿》！”胖校长摇头晃脑，煞有介事，唱得有权有眼。后来一次晚会上，胖校长还特地让我叔伯十二哥、二年级学生徐有堂陪着唱了一

段京剧。两个人对唱起来，配合得十分和谐、默契。

至于乐队，杜连信、赵鸿祥、杜绍谦等可谓主力。那时没安电铃，连上、下课等动息时间讯号，都是他们轮流用小号吹奏的。

在一年乙班时女生多，文艺活动也比较活跃。孙萍倩的《肖和月下追韩信》，至今音犹在耳。杜永森老师和赵维城等同学合编的话剧《敌、友、干》，明玉珍同学头发上绺，扣上礼帽，饰演老师；谢玉兰反串老头……至于师资部唯一的女生高竹君用义勇军进行曲为我班编的舞蹈，今天回忆起来，颇有亵渎了这首庄严的歌曲之感。

1947年夏天，东北民主联军大反攻的号角吹响了。国民党溃逃的同时，桦甸县第一所中学——吉林省立桦甸中学宣告解散。

自那以后，13岁的我，开始了生活旅途的另一行程。

在逃亡的中学里

于 泉

一九四七年五月，国民党临退出桦甸前，三青团在桦甸中学进行了大量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非常残暴。每到一地首先抓青年学生，如果不跟共产党去，不是砍头便是活埋。他们要全体师生跟随国民党一起退往吉林，免遭其祸。

我当时是二年级学生，听到这些传言，虽然是半信半疑，但总有些怕意。又加上急于求学，便决定跟随国民党退往吉林。

退走的那天晚间，我们被召集到西大街小学（现在的实验小学）的操场上，列队等候。当时学校院内还有桦甸各机关及各界要跟随退走的人员，黑鸦鸦一片，都在等候出发的命令。我在等候时，头痛的厉害，正发着高烧。同学们怕我跟随有困难，又是在夜里走，劝我不要走了。于是，我便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

一病就是两个多月，待病好后我又一人私自逃往了吉林。

跟随国民党去吉林的师生有六十多人，起初寄居在北山角下的吉林二中，八月初又迁至天主堂东边的吉林女中。我们与磐石逃往吉林的中学学生同住在借用来的女中宿舍里，并把学校新命名为磐桦联合流亡中学。上课地址借用吉林江南第二高中的教室。所用的经费是桦甸流亡政府发给的救济款。

初到吉林时，同学们尚能吃饱，每天可读书半日，后来条件越来越差，粮食由每人每日一斤降至八两、半斤。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无粮供应。八月以后，每日都可听见四郊的炮声，国民党在北山、江北等地到处修筑碉堡，挖掘战壕，有时我们也被派去挖战壕，我们的学习时断时续。进入冬季，室内没有燃料供应，同学们衣履单薄，宿舍没有一丝热乎气，饭又吃不饱，书也读不成，又冷又饿，开始想家了。在吉林如果到街上走走，看到的便是富人的纸醉金迷，国民党军官

的秽形淫像，穷人的苦难，乞丐的哀讨。我们在苦难的生活中，思乡的情绪日增一日，对国民党的认识越来越明，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大。同学们都在言行中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与不满。当时在口头上流传着：“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

下面我择几则事例叙述一下当时同学们的心情

一，把忧愤汇集在歌声里

当时在同学们当中常唱的歌有两支。一支是《思乡曲》，这支歌的全词我记不清了，可前几句我还能唱出来

歌词是：

站在松江岸上，
隔着树影南望，
关山丛丛，
望不到我的家乡。

.....

这支歌只要一人哼起个头来，就会有很多人

随唱。如果是在晚饭之后就寝之前，要唱起这支歌来，不只是唱，还要有一些人抽泣，甚至哭出声来。歌词是谁作的，曲是谁谱的，没有人说清楚，但都会唱，而歌声是发自于内心，表露着思乡的情感。

另一支是《挖战壕》歌，歌词大致是：

嘿哟嗨嗨，嘿哟嗨嗨，

你看那秋风在扫落叶，

你看那人们在挖战壕。

嘿哟嗨嗨，嘿哟嗨嗨，

你看那人们在挖战壕。

唱这支歌时不用人组织，便会自觉地形成二队。只要有人唱出嘿哟嗨嗨，就会有人接唱，

“你看那秋风在扫落叶。”这是同学们心中的共鸣。把国民党比做是秋风中的落叶，碉堡战壕怎能阻挡住秋风扫落叶。嘿哟嗨嗨不只是挖战壕的劳动声，更是助秋风扫落叶之强音。

除上述两首歌外，大家还学会了几支共产党的歌曲，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年

轻的中国共产党》等，唱这样的歌起先是小声唱，后来竟不顾一切地大声唱起来。直至马朝玉同学抄的歌词被训育组的老师收去，要追查抓政治犯，这歌声才渐渐地变成低声，但从未停止过。

二、写春联，抒发胸中愤懑之情

我们有三所学校共住在两幢宿舍里，北幢住的是永吉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南幢的西边住着磐石中学的学生，东边住的是桦甸中学的学生。两幢的中间有一条通廊连在一起，三所学校共出入一个门。三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家住在解放区，身在国统区的流亡者，命运相同，心情一样。过春节了，写副春联，装饰一下大门，发发胸中的闷气，吐吐同学们的心声。

先是永吉大学先修班的同学贴出第一副春联，春联的内容是：

咦！谁家放炮？

噢。“他们”过年。

横额是“也算一年”

春联本不应用标点符号，可他们为了突出爆竹声的惊讶与疑问，以及知道了那些能放起炸炮的“他们”在过年。却用上了标点符号。

这副春联不是用毛笔写的，而是用纸念蘸墨写成的。表示永吉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实在太穷了，在众多学生中，一支毛笔也没有，只好把纸搓成纸捻，蘸上墨把字写在彩纸上。随着日月的出没，时间的进展，到此就只好“也算一年”了。

永吉大学先修班贴完后，桦甸中学也找了几名同学编了一副春联，内容是：

清水一碗尝尽流亡滋味

玉米半斤难充饥饿口腹

横额是“天天如是”

春联的文词虽然不怎么通达，但它把同学们的现实生活写清了，就是过年也没有什么改变。仍是清水、玉米面。确实是“天天如是”。

磐石的同学看到大门已贴满了春联，便写了

两个大红斗方贴在两边，内容是：

难从何来

苦向谁述

大门被我们贴得红红堂堂，同学们出出入入，看后都觉得吐了口闷气，为了招揽游人，有的同学还在门口拉起了手风琴。游人看后，有的急忙就走，有的叹气而过，还有的站在那凝思，好象品着什么滋味。

三、如此“欢迎”

听说除夕夜里，有市党部某人来校与同学们“欢度除夕”，并且还要讲话。同学们想，我们这些冻得缩成一团，每日饥不饱腹的人，还有人在过年时来给唱“喜歌”。大家不进行一下欢迎也不够意思呀！可怎么欢迎呢？同学们都动起脑筋来。后来由几名点子多的同学想出了主意。他们把市学联慰问给的几个钱，都买了炸炮，有二踢脚，有小摔炮，还有一串串的小炸，每名同学分了一包。并秘传了放炸炮时间和方法。大家听

后都表示同意。

晚七点钟，市党部讲话的人来了，先到舍监室去休息。因为我们没有礼堂，当然也布置不出象样的会场。讲话的地点只好设在宿舍的走廊里，但也不能不把“会场”布置一下，决定讲话人在走廊的中间讲，学生们坐在床上听，床是两层，大家尽量往上层坐，居高临下，好进行“欢迎”仪式。不知是谁还拎来一壶未烧开水，拿来一只带豁口的碗，放一张破桌子，上面还盖了一块带窟窿的毯子。“会场”很快就布置完了。

七点半钟，讲话人在舍间老师的陪同下，出现在讲话桌前，他用拉长了的声调说：“同一学一们”，三个字刚喊完，宿舍的电灯全灭了，顿时一片漆黑，紧接着，“二踢脚”，小摔炮，小炸一起响起。“冬、啪”、“劈力叭啦”足足响了十多分钟，吓的讲话人贴着墙，一动也不敢动。当把灯打开时，屋里烟雾弥漫，火药味呛人窒息。讲话人颤颤惊惊地又走到桌前，站了一会，说，谢谢大家对我如此热烈欢迎。接着又说了些什么，

谁也没有细心听，不到五分钟功夫。他便溜走了。

四、吃“大馆子”去

进入一九四八年一月，救济款停发了，粮也没处买了。说是粮食全部供军队用。学校不知从哪买来点黄豆煮着吃，每人每顿一小碗。吃了不到一周，黄豆也没有了。有的同学去投亲靠友，有的变卖仅有的衣物，换几个钱，买不起米，只好去吃豆腐渣，最后豆腐渣也没有了。几天无食物下肚，有的同学已支持不住了。就在最危难的时候，永吉大学先修班来了两名同学劝教大家说：

“同学们不能白白地挺着饿死，我们也是人，是有用的青年，我们要吃饭。不要怕，到街上大饭店去吃，饭店越大越好，吃完后，我们可以找掌柜的说清楚，告诉他，暂时没钱给，等到国、共这场战争打完了，交通通畅了，我们一定回家把钱拿来还账。如果他不依，就和他一起到官方讲理。”另一位同学说：“这事官方也是难办的，

他不能把大家怎么样。”他们还表示，愿意带着大家去吃一顿，到讲理时由他俩出面。

到饭店吃饭不给人家钱。我实在不愿去，可是饿的实在受不了，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大家去了。

这次选择的饭店，确实是一座大饭店，饭店的名字叫“畅英楼。”座落在东市场，挂着四个大幌。我们进了屋，大模大样地坐了两桌，找来了堂倌，点了两桌同样的八个菜，大米饭甩秀汤（当时的饭店是吃完后算账付钱）不一会，热腾腾的菜饭上来了。我虽然吃着饭，可心里总是怦怦地跳，不知吃完后将要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吃完了，领我们来吃饭的同学请堂倌来算账，并让堂倌把掌柜的请来，说有事商量。

堂倌问：“什么事？”

那位同学说：“请记账，暂时没钱给。”

堂倌听了很惊讶，急忙请来了掌柜。一名穿着大褂、长得挺胖的人走到我们面前，看了一会问：“为什么吃饭不给钱？”

那位同学说：“不是不给钱，是记账。”

掌柜生气地说：“扯蛋！我们这不记账，想不给钱，耍无赖，办不到！”

那位同学严肃地说：“请掌柜语言客气些，不要出口不逊，我们没说不给你钱，我们这些人都是外地来这读书的学生，因为战争，回不去家。学校里又断了饭，在你这吃顿饭，暂时没钱给，待将来战争结束了，我们会把钱还给你的。”

在争吵中，饭店有人把警察找来了。警察听了一会后，把掌柜和我们都带到了警察所。

一名警官经过了问讯，又听了掌柜与同学的争辩，感到很为难。最后说：“掌柜，别要钱了。这是社会问题，这次就算你请客了吧，好则钱不多。”接着又对同学们说：“请同学们回校吧，最好不要在我所管的区域里再发生此事了。”

同学们都高兴回校了，我们感谢那两位同学，可谁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后来吉林解

放了，我们学校去公安局登记，领取回乡的护照，在那里又看见了那位同学，他们热情地称呼我们为老同学。我们想他们很可能是派到永吉大学先修班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以后出去吃饭，“争辩代表”，大家选了马朝玉同学，他表示同意，他是回族，在汉族饭店里吃饭他并不吃，等着同学们吃完后，他就学着那两位同学与掌柜争辩。

类似这样的事持续了十三天。市内的大饭店几乎都被我们吃到了，不单我们这样干，汇集到吉林市的外县学生也都到大饭店去“白吃”了，听说就连吉林市最大最有名的华英饭店也有人去吃过了。（据说华英饭店，是以省长梁华盛的“华”字，及其夫人赖兰英的“英”字合起来而得名）有很多饭店因此不敢再开业了。

教育厅知道以后，又开始给各校拨了一点救济款，此事才算得到了停息。

五、摔“流亡碗”

一九四八年三月，国民党要从吉林撤退了，有人到学校来动员大家继续跟随撤退。可我们很多同学已看透了国民党，决不再上当受骗了，暗暗地决定留下来。

三月七日晚，通知紧急集合，收拾东西，听后命令，跟随国民党一起退往长春。

在一片混乱中，有的同学躲进了伙房，有的在宿舍里觅着不动，也有的离开宿舍到别处躲起来。经过一夜的人嚷马嘶，汽车轰鸣，嘈杂地脚步，到天明时才肃静下来。

静，异常地静。整个一所学校，两幢宿舍，全空了。经过互相寻找，只有八、九个人相遇，在舍监室里看到还有一位年近七旬教古文的杜兴仁老师也没走。到上午十点钟，陆陆续续又来了几名同学，但也不过二十人。我们师生核计了一下，决定仍住在这儿里，把伙房所剩之物清查了一下又到邻近军队丢下的伙房里找来一些柴米，自己动手做饭，住了三、四天后，由杜兴仁老师和几名同学，到共产党接管的市公安局登了记，

到登记时我们已有三十多人了。听说对我们的安排有三条。第一条是愿意继续读书的可送往哈尔滨继续上学；第二条是愿意参军的，热烈欢迎；第三条是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和护照，近日即可登程。我们回家心切，按第三条办理了集体回乡手续。

公安局给我们发了足用的路费，开了集体护照，五月十三日，天气晴和，我们集体三十多人在杜兴仁老师的带领下，走向我们日夜思念的家乡——桦甸。

临行前，大家看到发给我们每人吃饭用的粗瓷黑碗，为了再也不过这种悲凉生活，大家一齐用劲把碗摔了，还有的把自己买的小锅也摔了。

摔了“流亡碗”，表示迷途往返走向新生。往回走时，先是步行，后又乘坐雇用的马车，一路上大家非常高兴。秘密学的共产党歌曲，这回是大声地唱起来了。笑一阵、唱一阵，沐浴着早春的阳光，经过三天，我们都投入了亲人的怀抱。

桦甸第一个大学生

尚雁题

桦甸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于庆。于庆，字曙，生于一九〇七年。父，于凤舞，商人。家住西台子。一九三三年，于庆在北京清华大学毕业。在水利攻读时，专结构学。抗战期间，曾在四川省嘉陵江工程处任段长等职务。

解放后，应东北水利总局招聘；于一九五二年应桦甸县水利工程处之召，回桦勘查日伪留下的象征性的土河堤。他根据丰满大坝有增高加固措施的设计，考虑到回水量将大幅度增加的情况，提出修筑桦甸大堤要在砂层地段打入板桩；土堤内外的下部加块石反滤层；堤外用石笼加筑鱼鳍形挑水坝等意见，大都被采纳实施。一九五三年八月夏汛时，洪峰超过历史最高水位，虽漫堤数处，在党政军民协同抗洪抢险的努力下，刚竣工交付使用的桦甸大堤，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

验，为保证桦甸镇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立了功。

嗣后，于庆由东北水利总局调郑州治黄委员会，命为特四级工程师。

桦甸最早的行政区划

李 其 泰

桦甸未设治之前，至少在清光绪初年至三十八年间，一部分属吉林府所辖的勤理社（今蛟河县）、勤治社（今桦树林子乡江东及二道甸子全部、红石镇一部）笃行社（今常山镇东、桦树林子乡江西、江北及金沙乡密什哈沟一带）、兴让社（今常山、横道河子、八道河子、榆木桥子、北台子、桦甸镇等地）、诚忠社（今永吉县境及横道河子肇大鸡山附近）；另一部分辖于伊通州磨盘山分防巡检，后改磨盘山分州的仁惠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磐石设县，今桦甸镇、北台子、桦郊乡等一部分地方又划归磐石县辖，为博文社和仁惠社。

光绪三十三年末（1908年1月）桦甸设治，翌年春，第一任设治委员李庆璋在原划社、甲的基础上，划全县为十三个行政区。即十三个社。

它们是：

博文社，今桦甸镇至横道河子一带。

笃行社，今常山镇东部松花江西岸及桦树林子乡江西、江北，金沙乡密什哈沟一带地方。

诚忠社，今横道河子，八道河子肇大鸡山一带地方。

守信社、允信社，两社地望不详，待考。

勤礼社，原勤理社地。今属蛟河县辖。

勤智社，原勤治社地。今松花江东桦树林子乡（江东地区）、二道甸子镇全部及红石镇西北沿江一带。

兴仁社，不详，待考。当距官街不远。

仁惠社，今苏密沟乡、桦南乡、公吉乡一带。（桦郊乡的头道荒沟至四道荒沟一带虽系仁惠社地，但当时辖于磐石县）。

兴让社，今常山镇北、中、西、南部地区及金沙乡大部。

闻道社、遵道社、信道社，为今安图、敦化境。

社下为甲，一社十甲，一甲十户，每年每社报“总里”一名，每甲报“什季”一名，催粮办公，年终另换，已成定制。

宣统二年二月（1910年），第三任试署桦甸县知县万帮宪将十三个社改为十个乡，即：

博文乡，由原博文社一甲改建，当在官街（今桦甸镇）地方。

笃行乡，由原笃行社改建。今地如前述，为常山东、桦树西、金沙东一带。

文忠乡，由原诚忠社及博文社二甲合并而成，当为今横道河子乡一带。

守信乡，由原守信社改建。待考。

允信乡，由原允信社改建。待考。

勤礼乡，由原勤礼社改建。今蛟河县。

勤智乡，由原勤智社改建，今地如前述，为桦树、二道甸子、红石等地。

兴惠乡，由原博文社四甲及仁惠社、兴仁社合并而成。其他当地在官街附近，约在今辉发河东、南岸，即今桦甸镇河东、苏密沟、桦南、公

吉乡一带。

兴让乡，由原兴让社改建，今常山镇、金沙乡一带。

三道乡，由原闻道、遵道、信道三社之一部合并而成，当在今安图、敦化境。

其中，三道乡、勤智乡地面广阔而户口稀少，只做为假定区域进行管理，以图将来发展。当时，还进行了一次全县最早的户口普查，挨家挨户编订了门牌号码。据记载，全县当时共有一万零二百九十三户人家。约有五、六万口人左右

桦甸境内的松花湖

李 其 泰

提起松花湖，人们自然而然联想的是吉林市。然而，对于桦甸境内的松花湖，她的魅力，她的英姿……却鲜为人知。

桦甸境内的松花湖，是整个湖区的最上游、最狭长的区域，境内流程八十多公里，差不多是松花湖流程的三分之一。

自然，松花湖的起点在桦甸，第二松花江的起点也在桦甸。而松花江上的三颗明珠，（丰满、白山、红石水电站）就有两颗（白山、红石）镶嵌在桦甸的松花江上，这是桦甸人民的骄傲！

在金沙、公吉、红石、桦树和二道甸子等五个乡镇交界的辉发河与松花江河流附近，便是松花湖的最南端了。这里，松花湖水清澈碧透，辉发河水浑浊黄垢，合流后并不同流合污，而是“泾渭分明”地流向下游，形成一条延续数华里的分界限，清晰可辨。被群众称为“两股流”，这

是松花湖上游的一大奇观。

桦甸的松花湖，贯穿桦树林子、常山全境。湖内盛产白鱼、鲤鱼、鳌花、鲫鱼等水产品，其中，白鱼是全国闻名的特产。历史上，木其河、辉发河、金沙河等沿湖河流，曾是清王朝封禁的“贡河”，专为清廷扑打“东珠”和贡鱼，满足封建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

桦甸境内的松花湖，两岸重峦叠障，草木葱茏，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人参、贝母等名贵中药材；有蛤蟆油、蘑菇、榛子等关东特产；有山雉、紫貂、狍鹿等珍禽异兽。是著名的松花湖自然保护区之一。

桦甸的松花湖是美丽的。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早晚雨晴，都以她那特有的风姿、迷人的魅力吸引着旅游者的游兴。那碧波清悠的湖水，那晚照的归帆；那月夜湖畔的渔火，那晨雾迷蒙的江村；那峰回路转旖旎多姿的湖光山色，那千姿百态嶙峋嵯峨的峭壁危岩……使游人陶醉，流连忘返！

被称为“烟筒砬子”的独秀峰，一峰独秀，突兀矗立，东依群山，西临湖水，形似棺圭，又如独触之龙蜿蜒赴水。身临其境，美不胜收。

湖畔西岸的蜂蜜砬子滴蜜峰，峭石陡立，蜜蜂酿蜜于石隙间，夏日游览，蜂蜜欲滴，令人神往。

那扑朔迷离的三十二道砬子，峭石如林，砬顶平秃。鸟瞰，如数十个石台错落于群山之巅；侧视，若石砌的壁垒屹立于湖畔，蔚为壮观。

曾经建造在湖畔东岸的桦树林子善林寺，正殿精舍，檐廊回拖，雕梁画栋，殿庑巍峨，是闻名中外、“威震江东”的韩边外——韩宪宗所建。惜遭劫难。那寺旁的百年古榆，那劫后幸存的“匾额”“碑记”，仿佛在向人们叙说着韩边外的兴衰，给人们以历史的回顾。

岩石斑斓、嶙峋峥嵘的牡丹砬峰，蕴含着少女般的妩媚和秀气。在湖水、晚霞的映照下，宛如一朵娇美的牡丹花。那美而动人的传说，那真实惊人的战斗，会使你领略她的风采和英姿……

在常山的桃山、南天门，在桦树的湖岸，在二道甸子的木其河两岸……两、三千年前人类生息、繁衍的遗迹、遗物和保存完好的石棺墓，叠印着桦甸历史开拓的印迹，告诉人们，人类曾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怎样走过、走过。让人们去思考，去追溯……

桦甸松花湖是美的，水美、山美、人更美。勤动智慧的桦甸人民，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开发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湖区资源宝库，把松花湖装扮的更加绚丽多彩，娇美妖娆。

正 误 表

页	行	字	误	正	页	行	字	误	正
扉页 2	下1	6	是	尽	32	下5	11—12	金沙	金沙河
						下3	10	一	——
5	上3	10	及	的	37	下9	18	灵	生灵
7	上8	16	地	的	38	上10	3	北	地
9	下6	4	骑	跨	40	下1	20	1/2	1/2万
10	上10	9—10	区	一区的干部	41	上1	3	1/5	1/5万
	上11	6	吃	开					
22	上1	7		(删去)	42	下2	5	竟	竟
29	上8	11	爬	趴	43	9	16	注	酒
						上10	8		
31	上1	3	子	了	44	12	3	那里	哪里
	下3	4	。	(删去)		下2	13—14 18—19		

55	下3	19	一	(删去)	90	上11	11	间	监
	上6	17	督	监		下8	19—23	同一学—们	同一学—们
59	上10	4—6	老虎橙	老虎凳		上4	14—15	语言	说话
	上3	15	。	(删去)	93	下6	21	则	在
64	下1	7—10	摧索付梓	催索付梓		上8	5	觅	藏
					95	下3	2	下	下,
66	上8	10—11	秘密	秘密					
78	上9	6	低	纸	97	上6	1—4	水利攻读	攻读水利
80	下8	9—13	再打女宿舍	在打女同学	100	上7	11—12	地望	属地
88	上3	20	炸	鞭	104	上3	14—15	鲫鱼	编花、湖鲫
	上5	17	念	捻		上7	12—13	生活	生活需要
89	下2	17	炸	鞭	106	下3	1—2	勤动	勤劳
	下1	11							

※由于工作不细，查查不力，错误多出，特向读者致歉！



封面设计：李庆田

封面题字：刘迺中

责任编辑：李 柏

张春民

编印者：政协吉林省桦甸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印刷者：中共桦甸县委机关印刷厂

吉林市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42号

工本费：1.10元